

東亞同文會

——日本在華文教活動研究之一

黃福慶

- | | |
|---------------|------------------|
| 一 前言 | (1)南京同文書院時期 |
| 二 「亞洲主義團體」的產生 | (2)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時期 |
| 三 東亞同文會的成立與組織 | (3)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時期 |
| 1 東京本部 | (4)東亞同文書院的特質 |
| 2 中國各支部 | 2 天津同文書院——中日學院 |
| 3 經費來源及其分析 | 3 漢口同文書院——江漢高級中學 |
| 四 教育事業概況 | 五 方針的演變 |
| 1 東亞同文書院 | 六 結論 |

一 前 言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朝野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國問題的熱潮，民間紛紛組織社團，名為研究中國問題，促進中日兩國國民感情，實則多別有居心，另有懷抱。東亞同文會即為此時成立的「亞洲主義團體」之一；自一八九八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而解散，歷時將近半世紀。因其組織健全，的確網羅了不少人材。東亞同文會雖然是一民間團體，但是日本政府予以巨額補助，使從事各項活動，並培養經略中國的人材。本文主要在探討東亞同文會成立的時代背景、組織及其事業，以瞭解其在日本侵華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 「亞洲主義團體」的產生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對中國大陸逐漸懷有侵略野心，而日本民間人士對中國大陸的情勢，也頗表關切，他們所走的途徑，多以組織社團，研究中國問題，促進中日兩國人士之感情交流，疏通意見為目的，在這大前提下，首先組成的「亞洲主義團體」為振亞社。

振亞社成立於一八七八年，首倡者為大久保利通。大久保為當時日本政壇上主要的「安內主義者」之一，由於一八七四年日本侵臺事件的發生，大久保以全權大臣身份前往北京交涉，深深感到中國問題不能忽視，乃立志組織團體，以研究中國問題，疏通兩國人士感情。倡議之初，似曾謀商於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及副使張斯桂等人。^①

振亞社並無具體章程，目的不外交換兩國留學生，謀求兩國之善鄰和睦。該社成立不久，大久保在「紀尾井坂之變」中遭到島田一郎等暗殺（一八七八、五、一四），^② 該社因大久保之亡故而告解散。兩年以後，又另組一團體，名興亞會。

興亞會於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假神田錦町學習院舉行成立大會，駐日公使何如璋曾頒賀詞。該會之主要首倡者及贊助者有鍋島直大、長岡護美、大久保利和、渡邊洪基、柳原前光、宮島誠一郎、重野安繹、花房義質、金子彌兵衛、中村正直、鄭永寧、小森澤長政、何如璋、張滋訪、曾根俊虎、廣部精、前田獻吉、赤松則良、小牧昌業、草間時福、黑田帶刀、近藤眞鋤、三島通庸等；大家一致推舉長岡護美為會長，渡邊洪基為副會長。^③ 其中之大久保利和，為大久保利通之子，在興亞會成立大會中，與會人士對大久保利和繼承父志之精神，頗表嘉許。^④ 由此可知興亞會的精神，在實質上是繼承振亞社的。

興亞會創立之初，附設興亞學校，聘丸山孝一郎為校長，張滋訪、大立為一廣部精等為教師，招收日本學生，專授中國語文，至該校肄業的學生多達百餘人，其中如川島浪速、小田切萬壽之助，瀬川淺之進、恒屋盛服、足立忠八郎、田邊熊三郎、豊島捨松、七里恭三郎、鈴木恭堅等，皆為明治中期以後，在中日外交界或財經界頗為活躍的人物。^⑤ 一八八二年，該校合併於文部省直轄之外國語學校。^⑥

興亞會的名稱，曾受到旅日中國人士的批評，認為小小日本，動輒唱言興亞，

① 「對支回顧錄」上卷（東京，1936年），頁674。滬友會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東京，1955年），頁1。

②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年表」（東京，1969年），頁234。

③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74—675。

④ 同上書，上卷，頁674。

⑤ 同上書，上卷，頁675。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1933年），頁416。

⑥ 同上書，上卷，頁675。「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1。

未免狂妄自大，因此，會員中有提議變更會名者，但是宮島誠一郎堅持保持原名，由於贊成更名者多，終於改名「亞細亞協會」，^⑦及至一九〇〇年，亞細亞協會又歸併於東亞同文會。

甲午戰後，日本從中國得到不少權益，由於三國干涉還遼，又給日本以很大的威脅。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的角逐，暫時雖告平息，但是俄國勢力在遼東半島之伸張，英國之插足山東半島，再度引起日本檢討東亞局勢問題。因此，甲午戰後，日本全國上下，掀起了研究中國問題的熱潮，尤其不少青年學生，更是關心大陸情勢的發展；如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分別組織「同人會」及「同明會」，討論中國與俄國問題，^⑧另外早稻田大學又設有「時局研究會」，聘請參謀本部的田村怡與造、福島安正、宇都宮太郎等作有關中國時事的演講，^⑨這些學生又時常聚集於神田駿河臺的政教社研究中國問題，無形之中有籌組社團之議。一八九七年春天，陸實、三宅雄二郎、犬養毅、池邊吉太郎、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安藤俊明、香川悅次、井上雅二等在東京偕樂園聚會，遂成立了「東亞會」，並作如下的議決：

- 一、發行機關雜誌，由江藤新作擔任。
- 二、研究時事問題，並時時發表所見。
- 三、促使旅居橫濱及神戶中國人中之篤志者入會。
- 四、准許輔佐光緒帝變法自強之康有為、梁啟超入會。^⑩

在東亞會成立時，另外一些人士又以近衛篤磨為首成立了同文會。近衛於一八九〇年自歐美留學返國，就任貴族院議員，除活躍於日本議壇外，極為重視東亞情勢，他曾在「中外時論」雜誌中撰文探討東洋的時事稱：「東洋實為東洋的東洋，處理東洋問題，是屬於東洋人的責任，清國國勢之不振，其弊端在於政治，非在於民族，如共同攜手從事於保全東洋，並非不能為。」^⑪字裏行間，頗有組織社團，促進中日共同攜手之意。於是素來關切中國問題的日本人士如岸田吟香、宗方小太

⑦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416。

⑧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16。

⑨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79。

⑩ 同上書，上卷，頁679—680。

⑪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16。

郎、中西正樹、中島眞雄、井手三郎、白岩龍平、中野二郎、高橋謙、田鍋安之助等起而響應，並請陸實、池邊吉太郎、大內暢三、柏原文太郎、谷干城、長岡護美、清浦奎吾、佐佐友房、犬養毅等為贊助員，於一八九七年正式組織一團體，名同文會，公舉近衛篤磨為會長。¹²

東亞同文會是由東亞會及同文會兩團體合併而成，宗旨大致相同，皆為謀挽救東亞之局勢而設，但是兩者之間亦有若干差異之處；即東亞會含有比較濃厚的政治色彩，因為他們對中國的維新派頗表同情，這從成立當時允許康、梁入會的決議中即可窺知。同文會則以發展文化事業為原則，並時時警惕不使該會偏向於任何政黨或政派。事實上，兩者合併之後，以同文會的原則為準繩，致力於文化事業，對於外國人入會之事，則採取擱置態度。¹³

三 東亞同文會的成立與組織

東亞會與同文會的設立宗旨既然大同小異，而且會員間的關係又頗為密切，其中不少人具有雙重會籍，因此，兩者合併是為自然的趨勢，日本政府亦期望兩者合而為一，促成此事最力者為平岡浩太郎。平岡曾斡旋日本自由、進步兩黨合併，促成憲政黨之產生，因而產生了「隈板內閣」（大隈重信任首相兼外相，板垣退助任內相），平岡即趁這個機會與犬養毅、神鞭知常、佐佐友房、大石正己、長谷場純孝等商議，希望外務省能編列更多機密費，以便對外交作更多的活動。平岡認為日本外交所以不能開展，就是因為外務省的經費太少，政府與民間的外交不能協調，所以他極力主張政府對民間的對外活動應給予支持補助。但是日本政府似曾考慮，如將經費同時補助給東亞會與同文會，恐怕收效不大，不如兩者合併，集中補助費以便發揮更大的功能。當時有中野二郎者，探得日本政府意向後，也認為合併之後不但經費能作有效運用，更可藉此網羅更多的人材而成為陣容堅強的團體，乃積極進行斡旋工作。經中野之佈署，兩者乃於一八九八年十月，假神田萬世俱樂部召開合併協調會，以近衛篤磨為主席，一致決議合併兩會之名為新團體會名——東

⑫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80。

⑬ 竹內好：「竹內好評論集」第三卷——日本とアジア（東京，1970年），頁379。

亞同文會。^⑭

在協調會中議定目的與綱領時，有主張促進中國革命以達到其自強目的者，亦有主張援助清廷以防列國瓜分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近衛篤磨則表示，主張促進中國革命與援助清廷，都有干預他國內政之嫌，但是兩種主張，其目的不外保全「支那」，所以不如將本會目的定為保全「支那」較為完善，經一致贊成遂成定論。^⑮ 目的、綱領、方針等擬妥後，旋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日，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有三十餘人，^⑯ 決定下列綱領：

- 一、保全支那。
- 二、促成支那與朝鮮的改善。
- 三、討論研究支那及朝鮮的時事以期實行。
- 四、喚起輿論。^⑰

根據東亞同文會會則規定，在東京設置本部，而支部則偏設於日本國內及海外各主要城市（海外以中國為主），置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由大會選舉，任期三年，另設評議員若干名，會計監督一名，幹事長一名，幹事若干名，事務員若干名，任期一年，皆得連選連任。^⑯ 成立大會當日，經選舉的幹部為：^⑯

會長：近衛篤磨

副會長：長岡護美

幹事長：陸實

會計監督：森村市左衛門

幹事：中西正樹、井手三郎、村井啓太郎、國友重章、柏原文太郎。

評議員：犬養毅、池邊吉太郎、伊澤修二、長谷場純孝、大岡育造、星亭、神鞭知常、谷千城、根津一、內田康哉、栗原亮一、陸實、村松愛藏、佐佐友房、清

^⑭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609—610。

^⑮ 同上書，上卷，頁610。

^⑯ 「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東京，1968年），頁184。

^⑰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81。

^⑯ *Japan Archives 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以下譯成日本外交檔) MT. 310213 pp. 1002—1004。

^⑯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82—683。

浦奎吾、岸田吟香、柴四郎、平岡浩太郎、杉村濬。

東亞同文會創立時，發利機關誌「東亞時論」，宣傳該會主旨及報導會員在中國境內所作的實地調查或一切見聞，以喚起日本國內的輿論，瞭解東亞情勢。「東亞時論」是一公開刊物，但是有關的祕密通信，却沒有刊載，所以購讀者除會員外，甚少有人問津，經費因而不繼，被迫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停刊，另以會報的方式續刊。會報每月發行一次，贈閱對象為一般會員，有關軍事及外交的機密事件，則另案分送有關當局及東亞同文會主要幹部，作為對外政策及研究東亞問題參考之用。^②

東亞同文會的本部雖然設在東京，但是主要的活動機關則設在中國，這從下列統計的二三經費預算的比例上，可以窺知其一斑：

一九〇〇年度（明治三十三年度）為

本部費	六、〇〇〇圓
中國各部事業費	五一、七四〇圓
朝鮮支部事業費	二二、二六〇圓 ^③

一九〇一年度（明治三十四年度）為

本部費	七、九四〇圓
中國各部事業費	五三、一九四圓
朝鮮支部事業費	七、一四〇圓 ^④

一九〇二年度（明治三十五年度）為

本部費	一〇、八〇九・二〇圓
中國各部事業費	五七、四三九・一四圓
朝鮮支部事業費	六、六〇〇・〇〇圓 ^⑤

東亞同文書院及東京同文書院是東亞同文會的主要事業，此外，其主要的活動則為從事於蒐集中國情報及實地調查。茲將該會的活動組織分別敘述：

②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15—116。

③ 「近衛篤磨日記」第二卷，頁503。

④ 同上書，第四卷，頁143—147。

⑤ 同上書，第五卷，頁67—71。

1 東京本部

本部為東亞同文會的方針策畫與指揮機關，設有下列部門：

(1)調查編纂部：一九〇七年設立，目的在於編纂書刊及調查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實情，編印成書，主要出版書刊有「東亞關係特殊條約彙纂」、「清國商業綜覽」、「日露之將來」、「滿洲通志」、「蒙古及蒙古人」、「清國官制表」、「清國變法奏議」、「朝鮮開化史」、「支那交通解說」、「支那交通全圖」、「支那年鑑」、「支那政治地理」、「南京博覽會調查報告書」、「支那省別全誌」等，^②其中「支那省別全誌」共第十八卷，對中國各省的調查，甚為詳盡。一九一年又發刊「支那」半月刊（每月五、二十五日發行），每期約有二〇〇至三〇〇頁，內容分論說、記事、時報（含政治時報及經濟時報）、時論、通信、雜錄、彙報等，是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專門性特刊，直至二次大戰結束才告停刊。^③

(2)支那經濟調查部：一九〇七年設立，以誘導及補助中國實業為目的。該部與日本全國各「商業會議所」都有連繫，派有調查員前往中國主要城鎮調查經濟情況，出版物之主要者有「支那經濟全書」等。^④

(3)對支貿易誘導部：一九一四年八月成立，辦事處設在山東濟南，受本部監督（設監督一人）之指揮，以開展日本在山東之商權及開拓市場為目的，為推廣業務方便起見，在中國使用「同文商務公所」名稱。公所設有常設部與巡迴部，前者設在濟南，其業務大致為受人委託翻譯，商況調查，交易介紹等，另設商品陳列所，供人參觀進行交易事宜。後者則在津浦鐵路沿線作不定期之宣傳展示，業務包括樣品之陳列，商品之販賣與廣告等。公所最少每週須向本部監督連繫一次，每月提出詳細報告。^⑤

2 中國各支部

東亞同文會的活動主要仰賴中國各支部來推展，因此，中國各支部的實際地位，遠較東京本部重要。支部之職務是以連絡中國士紳感情、開辦學校、發刊新聞

②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587—589。

③ 竹內好：「竹內好評論集」第三卷——日本とアジア，頁380。

④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589

⑤ 同上書 MT. 310213 pp. 669—675

雜誌、宣傳該會宗旨為主。該會在上海、漢口、北京、福州、廣東設有支部，分別介紹如下：

(1) 上海支部

上海為中國交通之樞紐，中外人士薈集之地，亦為各國民間社交中心，因此，上海支部的地位，較其他各支部為重要。支部長為井手三郎，舉辦的事業有：

①亞東時報：一八九八年——一九〇〇年由東亞同文會員白岩龍平、河本磯平等創辦，交由山根虎之助經營，是一中文雜誌，始為旬刊，繼改為半月刊，印刷費由東亞同文會補助。宗旨係宣傳日本國策，標榜中日合作。^㉙

②同文滬報：為中文日報，由東亞同文會出資經營，以田野橋次為經理，井手三郎為主筆。該報之前身為「字林滬報」，係「字林西報」之中文版。緣上海新報停刊後，鉛字置而不用，該報主筆巴爾福 (Frederic Henry Balfour) 商得該報同意，乃延戴譜笙、蔡爾康為主筆，於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創刊「滬報」。內容雖多譯自西報與轉載京報及港報消息，但因此時「字林西報」已取得「路透社」電訊之獨占使用權，故有關國際新聞，「滬報」可與英文報同日刊出。惜當時讀者並不重視國際新聞，致營業不振，於一九〇〇年一月四日，以三千元代價正式轉讓給東亞同文會經營，易名「同文滬報」。該報關一副刊，名「同文消閑錄」，極受讀者喜愛。該報於是年二月開始發行，當時每日之發行數僅八、九百份，但是數十日後增至二千份，義和團事件時發行數激增，約四千份左右，成為當時上海暢銷報刊之一。^㉚

③培養華語人材：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初，計劃於漢口設校培養華語人材，因感於管理上諸多不便，乃移至上海。最初派遣學生七名，聘請教師教授華語，旋因創設南京同文書院，除留下二名襄助同文滬報業務外，其餘五名則轉入南京同文書院肄業。^㉛

(2) 漢口支部

㉙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19 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上冊（臺北，民國五十五年），頁139。

㉚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19—121，曾虛白前引書上冊，頁151，頁155—156。「近衛篤曆日記」第三卷，頁14—15。

㉛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21—122

漢口為中國內陸主要商業中心，在此設置支部，可掌握河南、四川、山西諸省的商業與經濟，以宗方小太郎為支部長，另派岡幸七郎襄助。漢口支部曾發行「漢報」。「漢報」原係由華人經營，一八九六年轉售給宗方小太郎，讀者大多是中上層人士，故發行的數量不多。一八九九年四月，由東亞同文會出資補助，作為該會的機關報，旋受到義和團事件影響，發行數量隨之大減，又因唐才常事件，有日人參與其事，致受張之洞的猜忌，至一九〇〇年十月停刊。^①

(3) 北京支部

北京為前清政府所在地，為觀察政界之動態，乃置支部於此，派中西正樹為支部長。後因東亞同文會經費短絀，乃將北京支部裁撤，派村井啓太郎為通信員，義和團事件以後，另派森井國雄為華北通信員，駐紮天津。^②

(4) 福州支部

福州與臺灣之關係最密切，為使與臺灣取得聯繫，乃於福州設置支部，以中島貞雄為支部長，舉辦的事業有：

①閩報：於一八九八年元月在福州發行，由宗方小太郎及井手三郎創辦，原來以私人資本經營，至一八九九年五月，因經費不繼，頻於停刊地步，東亞同文會因鑑於該報為福州唯一的報紙，其存廢實關繫日本在福州勢力之消長，乃毅然出資補助繼續發行，日後因同文滬報及南京同文書院所需經費過於龐大，東亞同文會漸感經費不繼，因與臺灣總督府取得協議，自一九〇〇年五月起，閩報之經費，改由臺灣總督府補助。^③閩報原為二日刊，民國四年十月改為日報，直至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八一三戰役後自動停刊。^④

②東文學堂：該校於一八九八年七月由陳寶琛、陳璧等謀商於中島貞雄而創辦，受東亞同文會補助經費，以教授當地子弟日本語文及普通知識為目的，教師如岡田兼次郎及桑田豐三等皆為東亞同文會會員。^⑤

①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28—129

②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35

③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33—134

④ 曾虛白前引書上冊，頁155。

⑤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33

(5) 廣東支部

以高橋謙爲支部長，推動的主要工作爲：①在汕頭及潮州籌設東文學堂；②促成廣州時敏學堂增開日語課程；③發行報刊，宣傳該會宗旨；④輔導本部派遣之學生學習廣東方言，以便作實地調查等。㉙ 義和團事件以後，東亞同文會衡量本身經費及時局之變遷，認爲無設置必要，乃將之裁撤。

東亞同文會在中國除設置上列有五個支部外，又在牛莊、庫倫、烏里雅蘇臺等處設有通信員，注視俄國在東北及西北的動態。由此可知，東亞同文會在中國心臟地帶及邊遠地區，皆設有分支機構，進行各項調查，蒐集情報，隨時提供日本政府，無異爲日本政府侵華的情報機關。

3 經費來源及其分析

東亞同文會爲人民團體，經費除仰賴私人捐助與徵收會費外，日本政府給予的補助金額相當可觀。茲將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每年政府的補助金額列表如下：㉚

年 度 金 額	費		合 計	備 考
	別 經 常 費	助 費 臨 時 費		
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	40,000圓		40,000圓	本年度至1917年度無經常費與臨時費之分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7年（明治四十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	40,000圓		40,000圓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	40,000圓		40,000圓	
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	40,000圓		40,000圓	本年度另外補助調查費2,500圓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	40,000圓		40,000圓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	40,000圓		40,000圓	

㉚ 同上書 MT. 310213 pp. 129—131

㉛ 同上書 MT. 1522-2 pp. 362—367 S8000-1 pp. 191—192 王樹槐：「庚子賠款」（臺北，1974年），頁518。

1913年（大正二年）	40,000圓		40,000圓
1914年（大正三年）	110,000圓		110,000圓
1915年（大正四年）	20,000圓		20,000圓
1916年（大正五年）	20,000圓		20,000圓
1917年（大正六年）	20,000圓		20,000圓
1918年（大正七年）	66,960圓	284,340圓	351,300圓
1919年（大正八年）	84,127圓	407,948圓	492,075圓
1920年（大正九年）	115,953圓		115,953圓
1921年（大正十年）	171,533圓	100,000圓	271,533圓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79,533圓		179,533圓
1923年（大正十二年）	182,726圓		182,726圓
合計（含1910年調查費 2,500圓）	1,570,832圓	792,288圓	2,365,620圓

以上補助費是由外務省經常費項下支出，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公佈「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其財源以：①庚子賠款，②山東膠濟鐵路及公有財產補償國庫券之本利及雜項收入所得為歲入歲出之資金。補助的文化事業包括：①日本在華興辦的教育、學藝、衛生、救恤及其他文化事業，②對旅居日本之中國人各項事業之補助，③在日本有關中國之學術研究。^⑧「特別會計法」制定公佈以後，即在外務省設置「對支文化事務局」，掌管對華文化事業。自一九二三年度起，東亞同文會的補助費，是由「特別會計」項下支出，茲列表如下：^⑨

1924年（大正十三年）	240,000圓	1931年（昭和六年）	386,025圓
1925年（大正十四年）	267,000圓	1932年（昭和七年）	377,474圓
1926年（大正十五年）	359,000圓	1933年（昭和八年）	335,474圓
1927年（昭和二年）	381,000圓	1934年（昭和九年）	345,474圓
1928年（昭和三年）	335,000圓	1935年（昭和十年）	345,474圓
1929年（昭和四年）	416,956.8圓	1936年（昭和十一年）	431,874圓
1930年（昭和五年）	423,318圓	合 計	4,644,069.8圓

「特別會計法」規定，歲出以二百五十萬圓為限，而由上表顯示每年撥給東亞同文會的補助費平均為三十四萬餘圓，約占總支出之百分之十三，由此看來，東亞同文會亦不失為半官方的團體。

^⑧ 同上書 MT. 1522-2 pp. 557, pp. 560-571 王樹槐前引書，頁487。

^⑨ 同上書 S8000-1 pp. 1358—1359 王樹槐前引書，頁519。

四 教育事業概況

東亞同文會的教育事業，分別設置於東京與上海，前者是東京同文書院，專收中國留學生，授以日本語文及普通知識，作為進入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之準備。^⑩後者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以培養日本學生華語能力，從事經略中國之人材為主。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二年又分別於天津及漢口設立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會自會長近衛篤麿於一九〇四年去世以後，該會的方針漸次趨於消極，而東亞同文書院的業務則相對發展，其名聲幾凌駕東亞同文會，成為該會最主要的事業。

1 東亞同文書院

在尚未談到東亞同文書院之前，擬將日清貿易研究所略加敘述。日清貿易研究所被公認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前身，兩者的統屬機關，雖然完全不同，但是其創辦宗旨以及人事關係，則一脈相承，東亞同文書院編纂的校史，也認為該院是由日清貿易研究所演變而來。^⑪

日清貿易研究所為荒尾精於一八九〇年九月在上海創設。荒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早年對於東洋（尤其是中國）問題甚感興趣。一八八六年荒尾奉命赴華，在上海樂善堂會晤岸田吟香，兩人一見如故，志趣相投，乃得岸田之助，在漢口開設樂善堂分店，因而結識浦敬一與宗方小太郎等。

樂善堂在名義上是經營眼藥及雜貨，實際上他們是佯裝中國商人，深入中國內陸，以勘查中國情勢，收集情報為主。一八八九年，荒尾返國述職，趁機向有關當局提出其構想，他認為中日間的急務，在於振興貿易，應設立「日清貿易商會」，為達到此目的，須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以培養貿易人材。

荒尾在返國期間，曾至各地遊說及招募人材，結果，選定一百五十人於一八九〇年九月送往上海，於英大馬路泥城橋畔，購買民房，加以改造，充當校舍及學生宿舍，日清貿易研究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曾補助四萬圓作為開辦費。荒尾自任所

^⑩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1975年），頁126—127。

^⑪ 竹內好前引書，頁380。

長，所內主要人員爲根津一、西村忠一、小山秋作、宗方小太郎等四名，田鍋安之助亦以顧問身份參與所務。^⑫

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後，荒尾將所務委託根津一主持，自己則爲促成日清貿易商會事宜返國奔走。荒尾返國期間，曾因該所經費不繼，致使學生們惶惶不安，經屢次勸導，並設法張羅才勉強維持三年，於一八九三年六月，有八十九名學生學成畢業。研究所成立三年之間，最大的成就是根津一所纂成的「清國通商綜覽」。該書共三大冊二千餘頁，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商業地理、運輸、交通、金融、產業、習慣等項，由實地調查而輯成的百科辭典，該書不僅爲集樂善堂人士知識之大成，而且爲瞭解清末中國社會結構不可或缺的巨著。^⑬

該書問世以後，受到日本商界的重視，大阪富商岡崎榮次郎，即出資在上海開設商品陳列所（華名瀛華廣懋館），販賣各項商品，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則利用該館作商業實習，極具成效，原計劃以所得利潤維持學校經費。該館成立後不到一年，甲午戰爭發生，陳列所被中國看作陰謀機關，被迫關閉，日清貿易研究所也隨之解散。甲午戰後，該所畢業生土井尹八，前來處理陳列所善後，然後獨自經營，改名瀛華洋行。^⑭

(1) 南京同文書院時期

東亞同文會成立時，即計劃在中國設立學校，教育中日兩國學生，如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得到中國有關人士的諒解。一八九九年，近衛篤麿遊歷歐美，返國途中，專程前往南京拜晤兩江總督劉坤一，就籌設學校等事，與劉坤一商議，並請給予方便。劉甚表贊同，並稱儘量給予方便。^⑮近衛返國後，即派佐佐木四方志前往南京勘查校地，一九〇〇年一月，又派山口正一郎、山田良政、中村兼善等三人前往南京負責籌設事宜，^⑯同年五月，正式設校，命名南京同文書院。

南京同文書院同時招收中日兩國學生，各授以日語及華語、法律、商業等知

^⑫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399—403。

^⑬ 竹內好前引書，頁384—385。

^⑭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頁412。「對支回顧錄」上卷，頁701—702。

^⑮ 「近衛篤麿日記」第二卷，頁444。

^⑯ 「創立三十週年紀念東亞同文書院誌」（以下簡稱「東亞同文書院誌」），頁25。

識。照籌設時的構想，日本學生的來源，由每一府縣各派遣公費生二、三名前來肄業。一八九九年冬天，近衛篤麿以東亞同文會名義致函各府縣知事及議長，要求派遣公費生，但是除熊本、佐賀、廣島三縣外，皆稱一九〇〇年度的預算業已編妥，無此經費派遣學生，學生來源稍受挫折。所以南京同文書院成立之初，學生人數除上列三縣公費生，農商務省練習生，東亞同文會留學生外，連自費生僅十五名。^⑦

南京同文書院首任院長委派東亞同文會幹事長佐藤正擔任，但佐藤因病沒有赴任，改由根津一出任。委員為佐佐木四方志、山田良政，教頭（首席教師）為山口正一郎。^⑧ 南京同文書院院址設於南京鼓樓妙相庵。該院將學生分為第一及第二兩班教授。第一班學生由上海轉學而來，他們對中文已稍具基礎。初來的學生則編入第二班。兩班學生的姓名為：^⑨

第一班

曾根原千代三（同文會留學生）、宇野海作（同文會留學生）、
上田賢象（同文會留學生）、岡野增次郎（同文會留學生）、
山田純三郎（同文會留學生）、安永東之助（農商務省練習生）、
柴田麟次郎（農商務省練習生）、大原信（野崎所派）。

第二班

神津助太郎（野崎所派）、御園生深造（廣島縣留學生）、
谷原孝太郎（廣島縣留學生）、坂田長平（熊本縣留學生）、
內藤熊喜（熊本縣留學生）、松島敬三（熊本縣留學生）、
西本省三（熊本縣自費留學生）。

該院另在南京王府園設立分院收容中國學生，肄業的學生有三十名，由鄒寶霜、曾根原千代三、山田良政等分別擔任漢學、日語、英語課程。^⑩

該院成立不久，義和團事件發生，緊張的局勢亦波及南京，人心惶惶，江督亦曾勸導疏散，因於是年八月下旬將該院教職員及日本學生遷移上海，繼續上課。中

⑦ 同上書，頁25—28。「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22。「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22—123。

⑧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707。「東亞同文書院誌」，頁28。

⑨ 「東亞同文書院誌」，頁28—29。

⑩ 「東亞同文書院誌」，頁29。「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23。

國學生則因種種關係，暫時停課。南京同文書院歷時僅三四個月即告結束。

(2)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時期

南京同文書院遷移上海，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俟亂平即遷回，但是鑑於上海為中國商業總匯，不僅是內外貿易之樞紐，同時也是社會、政治、外交之中心，不論在研究中外語言，或調查中國情勢，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在拳亂平息後，即不再遷回南京，將上海作為永久院址，改名東亞同文書院，專收日本學生，中國學生則送至東京同文書院肄業。

東亞同文書院的院址經幾次遷徙：成立之初（一九〇一年五月），設於高昌廟桂墅里。一九一三年，因中國二次革命，校舍遭受破壞，於是年八月間，暫時遷至日本長崎縣大村町。十一月，上海赫司克而臨時校舍落成，又將之遷回。一九一七年四月，又遷至徐家匯。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中國情勢不穩，於是年十月間，該院又疏散至長崎，假長崎女子師範學校上課。次年，上海為日軍所陷，遷回上海之議又起，唯原院址因戰事而破壞，適位於海格路之交通大學為日軍所占，經東亞同文會向外務省及陸軍省交涉，獲准撥用，一九三八年四月，又遷回上海，^①一直至戰爭結束，該院解散。

南京同文書院為草創時期，肄業學生僅十餘名，但是東亞同文書院的一切措施，已經進入軌道，每年入學的學生少則五十餘，多時達百餘人。東亞同文書院成立後，院長根津一郎行返國到各府縣招募學生，獲得各縣大力支持。以一九〇一年為例，招募了六十名學生，幾乎每府縣均有遣送學生。^②該院的入學資格規定以中學畢業者為限，分為公費生與自費生。公費生由各府縣推薦，學費由所屬府縣負擔，早期的學生幾全為公費生，但年齡與學歷不一：有年逾三十歲的縣議員，也有從士官學校或高等學校轉學而來者。及上軌道以後，中學畢業生的人數始占絕大比例。學生一律住校，並採取自治制度。每月學費約五十五日圓，其中以十圓作為預備金，以備旅行或不時之需。八月為學年開始，一九二一年起改為四月。學生入學的儀式亦有一定程序：獲准入學的學生定期在東京集合，由東亞同文會擇日舉行入

^①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43—71。「日本外交檔」S8430-1 pp. 52—53

^②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26—127

學典禮（多假華族會館舉行），然後集體前往皇宮遙拜，在東京之行事完畢後，即由院長或幹事長率領學生遊覽京都、大阪等地名勝，而後由神戶或長崎搭船赴滬。^③

東亞同文書院初設政治與商務兩科，修業期限皆為三年。分析其課程內容，除特別重視中國語文的訓練及中國情勢外，其他則與日本國內同性質的專門學校無異。一九一四年的教師陣容為：^④

職稱	姓名	學歷	擔任課程
院長	根津一		倫理
教頭兼監督	上野貞正	法學士	憲法、法政原理
教授	福岡祿太郎	法學士	民法、刑法、商法、國際私法
教授	大村欣一	文學士	中國政治地理、中國商業地理、中國制度律令、中國近代史
教授	青木喬		中國語、中國新聞
教授	丸島清	法學士	法學通論、經濟學、國際公法
教授	菊池七郎	文學士	英語
教授	橋詰照江		時文、漢文、漢文尺牘
教授	村井倉松	商學士	商業算術簿記、商業實踐、商業慣習
教授	片山肅	商學士	商業算術、商業學、商品學、商業英語
教授	下田文一	商學士	簿記、商業學
助教	眞島次郎	東亞同文書院畢業	中國語
講師	藤原茂一	東亞同文書院畢業	英語、打字
講師	毛受駒四郎	農學士	英語
講師	朱蔭成	監生	中國語
講師	述功	秀才	中國語
講師	李秀昌	秀才	中國語
舍幹	Mr. Davis	博士	英語
舍幹	寺中猪介	預備陸軍騎兵少校	
舍幹	松浦興安	東亞同文書院畢業	
幹事	河内弘		

調查旅行為該院重要課程之一，目的在於調查中國實情，作成報告，供日本政府作為對華政策之參考。每年舉行一次，由應屆畢業生擔任。調查的項目包括①地理（如沿途形勢、氣候、都市、人情風俗、交通運輸、稅關）②經濟（如經濟單位、資本家、勞動者、田園及宅地、農業、畜牧業、林業、礦業、工業、物價、生活程度、外人企業及其勢力）③商業（如貿易情勢、商賈、組合、度量衡、貨幣、

③ 竹內好前引書，頁386—387。

④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579—580

金融、商品、商業慣例）④政治（如調查現在政情、調查過去政情）等。⑤他們數人組成一班，旅行日期自一個月至二個月不等，足跡幾遍及中國每一角落。茲列舉一九二九年該院學生調查旅行的路線如下：⑥

班 名	日數	經 過 地 點	人數
東三省新交通路東北 斜線經濟調查班	62	大連、天津、瀋州、山海關、連山灣、錦州、奉天、撫順、海龍、朝陽、磐石、烟筒山、雙河鎮、吉林、長春、敦化、老頭溝、銅佛寺、延吉、龍井村、頭道溝、會寧、漢城、釜山。	4
東三省新交通路西北 斜線經濟調查班	52	天津、瀋州、山海關、葫蘆島、錦州、打虎山、彰武、通遼、開通、洮南、鎮東、泰來、昂昂溪、齊齊哈爾、哈爾濱、長春、四平街、奉天、大連。	5
松花江流域經濟調查 班	56	大連、奉天、小城子、扶餘、哈爾濱、呼蘭、木蘭、三姓、湯源、樺川、富錦、臨江、哈巴羅布喀、海參威。	3
東支沿線經濟調查班	57	長春、四平街、鄭家屯、昂昂溪、滿洲里、呼倫、海參威、安達、哈爾濱、一面坡、海林。	4
遼河流域及四洮昂沿 線經濟調查班	54	天津、北平、營口、新民府、法庫門、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遼源、通遼、開通、洮南、昂昂溪、龍江、哈爾濱、長春、奉天、大連。	4
天津駐在班	31	漢口、鄭州、北平、天津	3
膠濟津浦北段經濟調 查班	55	青島、高密、濰縣、臨淄、淄川、博山、濟南、德州、東光、滄州、靜海、天津	5
瀋海鐵路徐州東部沿 線經濟調查班	63	青島、海州、姚灣、新安、徐州、碭山、歸德、蘭封、開封、中牟、鄭州、滎陽、鞏縣、偃城、洛陽、觀音堂、陝州、靈寶、潼關、西安、三原、同州、蒲州、潼關、陝州、鄭州、北平、天津	5
山西北部縱貫經濟調 查班	54	漢口、鄭州、石家莊、平定、清陽、太原、黃土塞、大孟鎮、忻州、平原、陽明堡、代州、廣武鎮、山陰、應州、口泉、大同、張家口、北平、天津。	7
哈齊墨黑路沿線經濟 調查班	52	大連、奉天、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墨爾根、黑河、同江、哈爾濱、長春、大連。	6
長江沿岸經濟調查班	53	蘇州、無錫、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武穴、黃石港、大冶、漢口、沙市、宜昌、重慶、宜昌、漢口	4

⑤ 同上書，MT. 310213 pp. 515—539

⑥ 「東亞同文書院誌」，頁83—86。

蜀康經濟調查班	90	漢口、宜昌、重慶、自流井、成都、西康、雅安、夾江、峨嵋山、嘉定、敘州、重慶、宜昌、漢口	7
滇蜀經濟調查班	83	香港、海防、河內、雲南、東川、老鴉灘、敘州、自流井、仁壽、成都、石橋井、瀘州、重慶、宜昌、漢口。	6
滇越沿線經濟調查班	61	廣東、香港、海防、河內、老開、壁風塞、蒙自、箇舊、阿迷州、姿分、禮豐、宜良、雲南、呈貢、晉寧、昆陽、雲南、河內、河迷州、老開、海防、香港。	6
華南港勢調查班	50	福州、廈門、汕頭、廣東、香港、海防、河內、海防、香港	3
呼海墨黑路經濟調查班	68	大連、長春、哈爾濱、呼蘭、綏化、海倫、墨爾根、黑河、同江、哈爾濱、長春、大連	5
華南港勢經濟調查班	58	福州、廈門、汕頭、香港、廣東、北海、海口、海防、河內、香港。	6
南洋經濟調查班	73	基隆、馬尼拉、巴達維亞、新加坡、曼谷、西貢、香港。	4

學生的旅行調查報告，須分贈參謀本部、外務省、農商務省。東亞同文會出版的「支那經濟全書」及「支那省別全誌」，就是根據這些調查報告纂輯而成的。

為了開發中國資源，東亞同文會於一九一四年建議政府在東亞同文書院增設農工科，招收農工等職業學校畢業生，授以一般學科及農學與土木採礦冶金等知識，畢業後使從事於中國的殖產工業，並利用旅行蒐集各種原料將研究實驗結果公諸於世。日政府徇其請，於是年九月增設農工科，合原設的政治（一九一八年停招學生）、商務兩科而為三科。農工科分第一第二兩部，前者為製造化學科，後者為採礦冶金科，修業年限三年，一九二〇年，該科停招學生。^⑦

東亞同文書院原僅招收日本學生，為了擴充該院規模，於一九一八年獲得中國教育部允准於該院附設中華學生部，為了招募中國學生，該院曾組織招生委員分赴各省向各省教育當局接洽。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間，因山東問題，排日風氣甚熾，招生事宜並不順利，被迫暫時擱置，至一九二〇年九月，中華學生部始正式成立。初設商務科，修業期限為四年。關於中華學生之入學等，東亞同文書院曾與教育部取得如下協議：

- ① 東亞同文書院每年得招收中國學生五十名。

^⑦ 同上書，頁47--48，頁52。「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571—573

②入學資格以中學畢業者為限。

③中國學生須在特設之預科肄業一年，授以倫理、日本語文、英語及中日史要，程度不佳者，得延長肄業期限，預科畢業後進入本科肄業三年，與日本學生共同上課。

④中國學生由各省教育廳或省長公署之教育科考選並酌給公費，但北京學生則由教育部學務局選送。⁵⁸

當時中國學生願在該院肄業者僅有六名，⁵⁹並不踴躍。

一九二一年四月，東亞同文書院的修業年限，由三年改為四年。七月，又以勅令三二八號按專門學校令承認該院為專門學校，畢業生一律比照日本國內專門學校畢業生資格，並可享受儘後召集及免除高等文官檢定考試。⁶⁰教師任用資格亦重新規定：①帝國大學或官立大學畢業，或經帝國大學或官立大學考試及格得有學士學位者。②經外務大臣認可者。⁶¹但是該院因情形特殊，有許多關於中國之專門課程，須有專人授課，而這些教師未必符合規定，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請准援用外務省第九號令「有關東亞同文書院教師資格第四項（經外務大臣認可者）之規定」，聘任該院畢業生八名為教師。⁶²

東亞同文書院自一九〇一年成立至一九三九年升格為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歷時三十八年。

(3)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時期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東亞同文書院疏散至長崎時，教職員及校友之間，即醞釀升格事，東亞同文會亦表贊同，乃向有關當局交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近衛文麿以東亞同文會會長名義正式向外務大臣提出申請書，擬定該院升格有關事項為：

①一九三八年四月停招商務科學生

58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200—1201

59 「東亞同文書院誌」，頁52。

60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286—1288

61 同上書，MT. 31023 pp. 1458—1459

62 同上書，MT. 310213 pp. 1633—1635

- ②一九三九年四月，招收大學預科學生
- ③一九四一年，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
- ④一九四二年三月，廢止商務科
- ⑤一九四四年三月，大學部第一屆學生畢業
- ⑥如至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仍未獲准升格，則俟獲准同時，將東亞同文書院一年級學生編入大學預科一年級肄業。⑬

根據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學則，該校設大學預科、大學部（僅設商學部）、研究部。預科修業年限為二年，大學部為三年，研究部為二年。⑭ 預科招收中學畢業生，學部以招收該校預科畢業者為主，如尚有餘額，則招收①東亞同文書院畢業者②高等學校高等科畢業者③其他大學預科畢業者。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東亞同文書院正式奉准升格，但是該校已於是年四月招收第一屆預科學生一百六十名。一九四三年，又附設專門部，修業年限為三年。⑯

一九四五年，盟軍轟炸上海，在日本國內招收之學生，已不能赴滬就學，被迫借用日本富山縣吳羽航空機公司工廠上課，而在中國各地招收之學生則仍在該校上課。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已面臨解散，因此，東亞同文會乃通告在日本就學的學生返鄉聽候介紹轉入其他學校，而在上海的教職員及學生，則陸續被遣送回國。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自一九三九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解散，歷時僅六年。

不過，戰後擔任東亞同文會善後委員的本間喜一（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最後一任校長）與林毅陸（前慶應義塾大學校長）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在愛知縣創設愛知大學，推林毅陸為校長（後由本間喜一繼任），他們將東亞同文會遺留下來的一部分財產及圖書資料等巧立名目，以捐獻的方式移至該校，目的無非欲將愛知大學繼承東亞同文書院。但是，此舉引起東亞同文書院校友會——滬友會的不滿，並提出抗

⑬ 同上書，S8430-1 pp. 4—6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 72。

⑭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 73。

⑮ 同上書，頁 73，頁 78。「日本外交檔」S8430-1 pp. 13—14

⑯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 80，頁 83。

議，堅決否認東亞同文書院與愛知大學有任何淵源，認為擅將東亞同文會的殘餘財產移至該校，是為不智之舉，徒傷感情而已。^⑯但滬友會的抗議似未收效，有關東亞同文會的資料，目前仍收藏於愛知大學。

(4) 東亞同文書院的特質

東亞同文書院自一九〇〇年在南京創設，至一九四五年解散閉校，歷時四十五年，招收四十六期學生，人數達四千餘人，茲將歷屆畢業人數列表如下：

期別	科 人 數	別 政 治 科	商 務 科	農 工 科 第一 部	農 工 科 第二 部	中 學	華 生	大 學 部	專 門 部	合 計	備 考
第 1 期 (1904)	6	54								60	
第 2 期 (1905)	12	64								76	
第 3 期 (1906)	13	59								72	
第 4 期 (1907)	12	48								60	
第 5 期 (1908)	11	76								87	
第 6 期 (1909)	6	79								85	
第 7 期 (1910)	6	71								77	
第 8 期 (1911)	8	54								62	
第 9 期 (1912)	9	55								64	
第 10 期 (1913)	5	71								76	
第 11 期 (1914)	6	69								75	
第 12 期 (1915)	4	69								73	
第 13 期 (1916)	2	72								74	
第 14 期 (1917)	1	77	1	4						83	
第 15 期 (1918)	2	60	7	3						72	本年起停招政治科學生
第 16 期 (1919)	6	79	7	11						103	
第 17 期 (1920)	4	68		10						87	本年起停招農工科學生
第 18 期 (1921)	3	75		5						88	
第 19 期 (1922)		108		2						110	
第 20 期 (1923)		135								135	
第 21 期 (1925)		70			2					72	本期係四年制第一屆畢業生
第 22 期 (1926)		102			5					107	
第 23 期 (1927)		90			6					96	
第 24 期 (1928)		77			10					87	
第 25 期 (1929)		73			5					78	
第 26 期 (1930)		83			4					87	
第 27 期 (1931)		87			6					93	
第 28 期 (1932)		76			2					78	

⑯ 同上書，頁 84—85。

第 29 期 (1933)		1					61	
第 30 期 (1934)		91					91	
第 31 期 (1935)		62					62	
第 32 期 (1936)		61					61	
第 33 期 (1937)		70					70	
第 34 期 (1938)		87					87	在長崎舉行畢業典禮
第 35 期 (1939)		102					102	
第 36 期 (1940)		102					102	
第 37 期 (1941)		97					97	本期係三月畢業
第 38 期 (1941)		132					132	本期係十二月畢業
第 39 期 (1942)		24					24	東亞同文書院最後一屆畢業生
第 40 期 (1943) (大學第 1 期)					117		117	升格後大學部第一屆畢業生
第 41 期 (1944) (大學第 2 期)					166		166	
第 42 期 (1945)					150		150	
第 43 期					171		171	因戰爭結束未畢業
第 44 期					192	163	355	因戰爭結束未畢業
第 45 期					100	132	232	因戰爭結束未畢業
第 46 期					125	124	249	因戰爭結束未畢業
合 計	116	2,290	25	35	40	1,021	419	4,646

附記：①上表係根據「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 304-337 及「東亞同文書院誌」頁 111-112 統計者。

②第四十三期以後的學生，入學後因戰爭結束閉校，未畢業，所列人數是入學人數。

東亞同文書院是以訓練「中國通」以便調查中國實情為主，因此課程中非常重視中國語文之訓練，肄業中或畢業的學生，戰時多在軍中擔任翻譯，畢業後亦有不少留在中國從事各行各業。根據一九三八年的調查，該院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如下：

行 业	人 数	服 务 地	中 国	東 三 省	日 本	其 他	合 计	備 考
日本政府機關	93		50		82	3	228	
偽滿及蒙疆機關				272			272	
中國政府機關	10						10	
獨立企業	50		40		156	1	247	
銀 行 企 業	42		92		75	3	212	
商 工 業 公 司	269		361		484	24	1,138	

◎ 「日本外交檔」S8430-1 pp. 122—123

教 育	40	18	95		153	
新聞 及 通 信 社	25	24	46		95	
公 益 事 業	24	10	37		71	
其 他	50	17	190	1	258	
合 計	603	884	1,165	32	2,684	

從上表可知留在中國（包括東三省）者共一、四八七人，占統計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五。從事的行業中又以工商業占絕大比例，這是受到荒尾精、根津一、岸田吟香的「貿易立國論」並配合日本政府的經濟侵略政策所致。

東亞同文書院設有「支那研究部」，自一九二〇年八月起發行定期刊物「支那研究」，而且還出版多種不定期刊物，^⑯都是討論中國問題的專門性雜誌。除此以外，還時常舉辦演講會。該部購有攝影機供學生在調查旅行時拍攝中國各地風物，組織中國問題宣傳隊，利用假期分赴日本各地放映，使日人瞭解中國實情。

東亞同文書院建校四十五年，也曾發生過學生運動；中國學生置身於這一特殊環境之中，目睹日本的侵華政策，感觸很大。他們於一九二三年四月間，發起收回旅大運動，以東亞同文書院中國學生自治會名義起草宣言書，內容為：

「溯自民國四年五月七日，日本乘歐戰方殷之際，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之亡國條約，彼醉心於帝制之袁政府懾於威嚇，竟敢違反全國民意，舉祖宗遺留之權利，拱手而讓於仇讐，當時全國鼎沸，一致反對，至今思之，令人髮指。夫以共和國家，非復昔日專制之世界，值此崇尚人道主義，世界渴望和平之際，乃日本謬恃其武力政策，不稍覺悟。旅順、大連至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租期已滿，彼乃以脅誘於獨夫之條約，抗不交還之託詞。夫二十一條之未經國民承認，未經國會通過，我政府亦曾宣言否認，種種事實，昭昭在人耳目，況華府會議保留案，已經各國代表所承認，今者時機已至，理宜自動交回，無庸我國民之函電紛馳，多方勸告也。夫旅順一港，扼我軍事之咽喉，大連一埠，操我經濟之命脈，日人據之以窺我滿蒙，長此以往，內地亦豈有安枕之日。為我國存亡計，為門戶開放公允計，為旅大等處居民計，萬不可緩期收回，且旅大之租借，本為列國均勢而發生，今青島已歸本主，威海亦籌備交還，又有何

⑯ 「東亞同文書院誌」，頁86—91。

均勢之可言，抗而不交，野心可知。年來日本政府自居爲強國，動以和平爲標榜，日本國民以親善爲口頭禪，使眞愛和平誠意親善，伊可藉交還旅大之機會，作一切實之表示，乃徒假親善之名而行侵併之策，是直視我國民爲黃口孺子而隨意翫之於股掌之上。嗟夫，人誰無心，甯甘心受彼之欺弄耶。楚雖三戶，尚可望秦，堂堂大國，對於理直氣壯之事，竟不能爭回之耶。同胞乎，趁此一息尚存苟不奮起力爭，且將步高麗後塵矣。同人其不欲罹亡國之慘痛，不甘受日人之欺凌乎，其急起直追，羣策羣力，一致力爭，同人等爲全體議決之宗旨，誓矢相從，不達收回之目的不止。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日人知機，諒已難犯衆怒，舊日主權還我華胄，國家幸甚，同人幸甚。」^⑦

他們主張經濟絕交，抵制日貨，並願作外交的後盾。宣言書甫出，院方即以對師長不敬爲由，將四名發起之學生（邢震春、向鑑榮、郭寶樹、寧金永）勒令退學，其餘學生向院方要求收回成命被拒，因此一齊罷課離校，後因院方讓步，風波乃告平息。^⑧

另一方面，日本學生對於東亞同文書院的組織亦感不滿，早已醞釀改革。當一九二四年三、四月間，日本文部省督學來華視察教育措施時，對該院有所批評，認爲學校內部組織複雜，校方與學生之間，意見不能疏通，而且校務推行不靈，老朽教師甚多。^⑨及至一九三〇年六月間，學生終於向校方提出四點改革方案：

- ①副院長岡上及教頭（首席教師）古川因無改革書院誠意，須引咎辭職。
- ②淘汰無教學良心的教授。
- ③裁撤現行支給品制度並且公佈學校會計狀況
- ④徹底改善營利的「信用組合」。

方案提出時，學生堅決表示，若不改革，即實行罷課，由於雙方意見差距太大，一時不能獲得圓滿解決，學生即行集體罷課。此時，滬友會上海支部校友，出面斡旋，至十二月間，風波始告平息。^⑩但是發動罷課的學生却分別受到退學、無期停

⑦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2041—2042

⑧ 同上書，MT. 310213 pp. 2031—2039

⑨ 同上書，MT. 1522-2 pp. 308—309

⑩ 同上書，S8430-1 pp. 41—79

學、一年停學及警告等處分。^⑭

該院亦曾發生左翼學生的騷擾事件。原來旅滬之日本共產黨員曾在上海組織共產主義研究會，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即在上海大肆活動，東亞同文書院學生數人亦參與其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海軍練習艦隊駛赴上海，見習士官六百餘人前往東亞同文書院參觀，數名左翼學生在歡迎會中，趁機宣傳共產教條，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要求日本陸戰隊撤離上海，因附合者少，騷動很快就告平息，煽動學生，則受到保安處分。^⑮

經兩次學生運動，無形中影響了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以往歷屆學生在畢業前夕，已有百分之八十被各機關公司內定約聘，但是這次的應屆畢業生，除二十餘人因個人背景職業有眉目外，其餘毫無着落，這種現象，固與當時經濟不振有關，但學生運動的影響，實為主因。^⑯

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對於出路問題，也有感到煩悶與不滿者。該院是一所特殊學校，與書院有關係的人，存有強烈的「行會」意識，而他們因身居海外，心理上的感受比較複雜，又由於他們所受的是特殊教育，所以與在日本國內一般專門學校肄業的學生相比，較為自負，但是出路却受到限制，例如在外交界，僅能官拜領事或總領事。他們雖然以中國市場的開拓者自居，但是無論在官場或實業界，却往往跟他們的理想背道而馳，這種不滿的心情，使得「書院精神」蒙上一層陰影。^⑰

總之，東亞同文書院是以培養在中國大陸活動的人材為目的而在中國設立之日本人教育機關。日俄戰爭時期，有數十名學生擔任軍事偵探，日本政府透過該院學生蒐集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政治與商業情報。日俄之役期間，英國一軍中記者拜晤中國某官員，該官員談及東亞同文書院時嘆稱：「這是德國對法國歷史的重演，一八七〇年之役，德人對法國之一切，遠較法人清楚，今日，日人對中國亦然。」^⑱這

⑭ 「上海每日新聞」，昭和六年一月十一日。

⑮ 「大阪每日新聞」，昭和六年一月七月。

⑯ 「上海每日新聞」，昭和六年一月十四日。

⑰ 竹內好前引書，頁388—389。

⑱ 「創立二十週年東亞同文書院根津院長還曆祝賀紀念誌」（上海，1921年），頁31—32。

意味着在日本侵華的過程中，該院學生確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證諸事實，這段話絕非虛語。

2. 天津同文書院（中日學院）

東亞同文會除在上海創設東亞同文書院外，原想在北京及廣東兩地分別設立同文書院，並於一九一九年派員前往實地勘查，但因兩地自二十一條要求以來，排日風潮甚熾，又因收買土地發生困難，乃徵得日政府同意，改在天津及漢口設校。

天津同文書院於一九二一年設立，以教育中國學生中學程度課程為主，校址位於天津海光寺，創設時的教職員為：⁷⁹

職稱	姓名	學歷	備考
名譽校長	郭宗熙	翰林出身曾任吉林省長	
監督	江藤榮吉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教務主任兼教員	張庭芝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一九三八年升任校長
學監兼教員	成培之	直隸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教員	藤江真文	京都帝國大學畢業	一九三八年升任總務長
教員	王馨蘭	北洋大學堂預科畢業	
教員	謝丕閣	直隸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舍監兼教員	陳國華	保定優級師範學校畢業	
教員	矢澤千太郎	早稻田大學畢業	
教員	陳濤	直隸高等工業學校畢業	
教員	劉詩誠	北洋大學法科畢業	
事務員兼副舍監	吳健府	直隸商業專門學校畢業	
事務員	王乃勤		

創校之初，願入學者，僅七十二人，蓋因當時排日風氣甚熾，多不願入日人創辦的學校肄業，如天津益世報曾向該校索取數萬巨額招生廣告費，寓意拒絕刊登。⁸⁰ 該校創辦多年，並無起色，適天津有關當局有創辦留日預備學堂之議，一九二五年東亞同文會乃派理事大內暢三赴華，與北京大學教授陳大齊等商議，結果由中日雙方共同組織「中日教育會」，決定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起，將天津同文書院交由該會經營，故名「中日學院」，經費不足部份，仍由東亞同文會補助。⁸¹ 該

⁷⁹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600—1601

⁸⁰ 同上書，MT. 310213 pp. 1606

⁸¹ 同上書，S8000-1 pp. 183—184 東亞研究所編：「日本の對支投資」（下）（東京，1974年），頁913。

校初設初級部及高級部，至一九三五年增設高級農科，每年肄業該校的學生約在二百人至三百人之間。^⑧

3 漢口同文書院（江漢高級中學）

漢口同文書院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創設，校址設於漢口日本租界鐵路外古德寺，創校目的與天津同文書院一樣，以教育中國學生為主，學校組織也與天津同文書院一樣。名義上置校長一名，由中國人擔任，實際上由日人監督，掌握實權，創立時的教職員為：^⑨

職稱	姓名	學歷	備考
名譽院長	何佩瑢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監督	齋藤重保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	
教務主任兼教員	楊昌壽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庶務主任兼教員	松尾豐德	東亞同文書院畢業	
教員	張正均	湖北兩湖大學畢業	
教員	劉昌言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教員	馬世怡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學生監兼教員	陳榮銓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舍監	李耀唐	直隸師範學校畢業	
事務員	楊孝桐	湖北工業學校畢業	
事務員	劉孝寬		

該校自一九二四年起，改用中華民國學制。翌年，東亞同文會理事大內暢三與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陳英才（後轉任江漢中學校長）及漢口同文書院教務主任楊昌壽等在湖北組織「東方學會」，將漢口同文書院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一起委託東方學會經營，改名「江漢高級中學」，由東亞同文會補助經費。^⑩一九二九年八月，獲中國教育部認可增設初級部，成為完全中學。該校自一九三三年以後，受到排日風潮的影響，教職員離職他去者不少，並曾一度關閉，後來雖再復校，但是成績並不理想。^⑪

⑧ 「日本の對支投資」（下），頁913—914。

⑨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626—1627

⑩ 「日本の對支投資」（下），頁914。

⑪ 同上書，頁914。「對支回顧錄」上卷，頁711—712。

五 方針的演變

東亞同文會成立時，推舉近衛篤磨為首任會長，近衛於一九〇四年去世以後，則由青木周藏（子爵）繼任，青木以後，則由鍋島直大（侯爵）、牧野伸顯（伯爵）、近衛文磨（公爵）等相繼出任會長。首任副會長為長岡護美（子爵）、長岡於一九〇六年去世，先後出任副會長的有清浦奎吾（伯爵）、細川護成（侯爵）、伊集院彥吉（男爵）、福島安正（男爵）、近衛文磨、阿部信行等。幹事長（後改稱理事長）一職，則由陸實、池邊吉太郎、佐藤正、根津一、小川平吉、白岩龍平、津田靜江等相繼擔任。⁸⁶上面列舉的東亞同文會的高層幹部多係貴族。尤其近衛一家，除篤磨、文磨父子先後擔任會長外，文磨之子近衛通隆在戰後亦出任霞山會（由東亞同文會演變而來）會長，難怪有些日人評稱東亞同文會為近衛家的私產。⁸⁷

明治時代，東亞同文會極為重視國際政局的變化，也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但是自近衛篤磨與長岡護美相繼去世以後，多以根津一的構想作為活動的依據，尤其自東亞同文書院創辦以後，逐漸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教育文化事業上，盡量避免參與政治活動。一九一三年，東亞同文書院因受中國二次革命的影響，校舍全毀，以當時東亞同文會的財力，實無法重建，此年除獲得例行的補助款四萬圓外，日本政府特別補助一萬圓，次年又補助十五萬圓，作為重建東亞同文書院的經費。就在這年的大會上，修正會則，增加副會長一名，設立顧問制度。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六日，東亞同文會在秋季大會上，又重新修正會則，採取總裁制，推舉鍋島直大為總裁，牧野伸顯為會長，但是牧野出任前提出條件，他說：「本會的活動須以純粹的教育文化事業為限」，⁸⁸否則不就，證明了東亞同文會的活動，以經營東亞同文書院為主，宗旨亦由積極轉趨消極。

一九二一年六月，東亞同文會總裁鍋島直大去世，會內幹部為改變組織型態並鞏固基礎，於是年十一月向外務文部兩省申請變更組織為財團法人，次年（一九二

⁸⁶ 「對支回顧錄」上卷，頁682。「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30。

⁸⁷ 竹內好前引書，頁378。

⁸⁸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28。

二年)二月十六日獲准，該會隨之改稱「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當時該會資產為一百四十二萬五千餘圓，會員總數為二六九九人。⁸⁹組繼改變後總裁制又告裁撤，會長仍為牧野伸顯，而副會長則推舉近衛文麿繼任。會則上又規定「本會是以促進中日兩國文化之發達，敦睦兩國人士之友誼，增進兩國福利為目的。」⁹⁰由此可知，東亞同文會專門致力於文化事業的趨勢，更形具體化。

明治末年及大正初年，東亞同文會本部的業務，多由貴族階層及「舊中國通」主宰，一九二三年九月，發生關東大震災，座落於東京赤坂溜池的本部辦公室，調查編纂部、倉庫等焚燬殆盡，災後在善隣協會內設置臨時辦事處，旋又移至帝國農會。次年，財務顧問和田豐治及伊集院彥吉（曾任副會長）相繼去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一直擔任理事長職務的田鍋安之助亦於此年辭職，由白岩龍平繼任。東亞同文會一方面由於元老幹部或亡或辭，而另一方面因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的新進之士如一宮房次郎、土屋鼎、牧田武、神津助太郎、岩間德也等相繼擔任理事或常務理事，東亞同文會的核心漸為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所取代，該會的聲望地位，實有今非昔比之感。

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東亞同文會的存廢成了重要課題，當時該會的主要幹部為：⁹¹

會長：近衛文麿

副會長：阿部信行

理事長：津田靜枝

常務理事：一宮房治郎、牧田武、宇治田直義、澤田源一

理事：矢田七太郎、井上雅二、林毅陸、兒玉謙次、小倉正恒、藤山愛一郎、

大村清一、竹內新平、關桂三、船津辰一郎、西田畊一

監事：森村市左衛門

顧問：牧野伸顯

⁸⁹ 「日本外交檔」MT. 310213 pp. 1529 S8000-1 pp. 189—191

⁹⁰ 同上書，MT. 310213 pp. 1587

⁹¹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30。

近衛文麿因牽涉戰事問題，無心過問會務，而副會長阿部信行又因身任朝鮮總督，所以實際上會務是由理事長津田靜枝及四位常務理事處理。至於該會的存廢問題，理事長與理事間的意見，頗不一致。理事長津田認為本會創立的目的在於增進中日親善，發展文化事業，不管以後的情勢如何發展，文明各國對於本會的教育文化事業，必會採取穩健妥善態度，主張不要遽然解散，靜以觀變。但是理事一宮與宇治田則持不同態度，主張理事總辭，以明責任，並即時解散，另以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為核心，組織新團體。^②雙方意見對立，雖屢晤近衛以求解決而未果。近衛表示，不忍將其先父創立的東亞同文會，由自己加以解散，最好自己先行辭職，俟新會長選出後，由新會長宣佈解散，辭意甚堅。原計劃推舉岡部長景為會長處理善後，因岡部亦在戰犯之列，而理事長津田、常務理事一宮亦因戰時與軍部有關，其資格不為外務省承認，東亞同文會頓成羣龍無首狀態，及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理事一宮房治郎在理事會及評議會席上，表明解散該會的態度，與會者均無異議，乃正式宣告解散。^③

座落於東京赤坂溜池的東亞同文會本部，經關東大震災燒燬後，幾經遷移，一九二八年「霞山會館」落成，乃將之作為該會永久會館。霞山會館是近衛家將其私地出售所得款項捐出一部分作為基金，加上各方的捐款建造而成，是取近衛篤麿之號而命名。東亞同文會解散後，會員另組霞山俱樂部以繼承東亞同文會，當時的幹部為會長德川家正，副會長兼理事長水谷川忠麿，理事近衛通隆、細川護貞。^④一九五八年，將霞山俱樂部改稱財團法人霞山會。該會經常舉辦中國語文講座，演講會，並發行機關誌「東亞時論」月刊。^⑤

但是，東亞同文書院畢業校友對於東亞同文會善後處理人林毅陸及本間喜一處理財產問題，頗為不滿，而且也不承認霞山會系統。^⑥原來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有校友會組織，名「滙友同窗會」，擁有會員四千多人。戰後因該院解散，校友多失

^② 同上書，頁31。

^③ 同上書，頁31—32。

^④ 同上書，頁35。

^⑤ 竹內好前引書，頁391—392。

^⑥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頁34—35。

去連絡，當時「京濱滬友會」（即東京橫濱地區）理事長大西等為重組校友會，多方奔走，終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一切就緒，舉行成立大會，改名「社團法人滬友會」。該會主要工作為連絡校友，編印校友通訊錄等，每年還發行兩次會報——滬友。

滬友會的組成，除上述目的外，最終目標在於取得東亞同文會的正統繼承權，以促進中日親善，然而滬友會為校友會組織，不能有進一步的活動，因此，他們乃籌議以滬友會會員為核心，另組一團體以抵制霞山會，嗣徵得幣原喜重郎同意，於一九四八年十月，組織東邦研究會，公推幣原為會長。擬定的工作要點有：①研究調查東亞各國問題。②舉辦演講會，座談會，研究會。③出版刊物。④培養與東亞各國從事貿易經濟活動的人材。^⑦ 東邦研究會組成後，即與霞山會分庭抗禮。至此，東亞同文會遂正式分裂為兩個派系。

六 結 論

甲午之役訂立馬關條約，中日之間的戰事雖告一段落，但是由於三國干涉還遼，列強租借港灣，劃定勢力範圍，使遠東緊張的局勢依然存在。日本為維護自身權益，檢討「東亞經綸」之聲，甚囂塵上，東亞同文會即在這種情勢之下，應運而生。東亞同文會的宗旨在於保全「支那」，增進兩國友誼，原意甚善；但是因日本政府策劃侵華，而東亞同文會每年都接受政府巨額的補助，因此往往身不由己，不得不違背初衷，以配合政府的策略。

東亞同文會設置的調查編纂部及經濟調查部，曾將會員及學生在中國的調查報告編印成書，公諸於世，如以學術立場而言，是為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功不可沒；相反的，也是日本政府瞭解中國內情的主要資料來源，成為侵華的指南。

東亞同文會自近衛篤磨及長岡護美等去世以後，幾把全部財力經營東亞同文書院。該院自一九〇〇年在南京創辦至一九四五年解散，歷時四十五年，畢業生達四千餘人。該院除重視中國語文的訓練外，尤注重貿易人材的培養。畢業生的調查旅

^⑦ 同上書，頁41—42。

行是為每年的一件大事，日本政府曾透過他們得到不少中國的政治及商業等情報。

世人評東亞同文會為日本在華的文化侵略先鋒機關，綜觀其組織及各項事業，此一評語實無不妥。